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二十輯 第三冊

唐宋词聲音意象研究

白帥敏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十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3 冊

唐宋詞聲音意象研究

白 帥 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宋词聲音意象研究／白帥敏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4+29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十輯；第 3 冊）

ISBN 978-986-404-824-3（精裝）

1. 唐五代詞 2. 宋詞 3. 詞論

820.91

105015099

ISBN-978-986-404-824-3



9 789864 048243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十輯 第三冊

ISBN：978-986-404-824-3

唐宋词聲音意象研究

作 者 白帥敏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9 月

全書字數 213354 字

定 價 第二十輯共 18 冊（精裝）新台幣 28,8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宋詞聲音意象研究

白帥敏 著

作者簡介

白帥敏，女，1982年8月生，河南禹州人。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蘇州大學博士，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唐宋方向。師從著名詞學家楊海明先生研究唐宋詞學，現為蘇州經貿職業技術學院講師。長期從事唐宋時期文學、文獻研究，在文獻考證及文學藝術評論方面皆有所述，先後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如《兩宋史家詞淺論》、《北宋詞人曹組生卒年考》、《宋詞鼓聲聲象淺論》、《論唐宋詞中的鶻聲及其文化內涵》、《論唐宋詞中的鶯聲》等，深受學屆好評。

提 要

唐宋詞意象研究，是詞學研究的傳統話題。但以前的研究，多從物象的色彩、畫面、場景等視覺感受入手，對聲音、聽感的關注則相對缺如。唐宋詞中有許多聲音，如雨聲、鶻聲、蟬聲、蛩聲等自然之聲，鼓聲、琴聲、歌聲、漏聲、賣花聲、搗衣聲等人世之聲，甚至仙樂鬼嘯等異界之聲，豐富、廣泛、活躍而生動。通過它們，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詞中豐富的情感及優美的意境。從「聲音」入手研究唐宋詞，也為我們詞學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本文共分為七章，採用「總分總」的結構進行論述。第一章選取晝夜、季節、地域、作家等四個角度，對聲音意象進行「多元」透視。二至六章結合多個典型個案設專題分析，分別論述了雨聲、鶯聲、鶻聲、蟬聲、蛩聲、鼓聲和琴聲等七個聲音意象。為了突出不同聲音意象的個性，也多角度進行關照，筆者特對每一個專題，採取不同的研究體式。第七章總論聲音意象在唐宋詞中的作用。主要剖析聲音意象與情感表達和詞境塑造的關係。聲音意象通過聲聲合奏、聲色聯手，塑造出許多美好意境，又以「深靜」之境最優。

通過對唐宋詞中聲音意象的考察，為傳統以視覺模式解讀詞作的做法提供了新路徑，在一個五彩斑斕的視覺世界之外，添加了一個鮮活生動的「美聲」世界。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唐宋詞中聲音意象的多元透視	17
第一節 聲音的晝夜之別	17
一、晝夜之聲	17
二、晝夜不同對聲音的作用	19
三、聲音對晝夜的不同表現	21
第二節 聲音的季節之別	27
一、四季之聲	27
二、季節與聲音的互動	32
第三節 聲音的地域之別	38
一、巴蜀之聲	38
二、江南之聲	42
三、邊塞之聲	47
第四節 聲音的作家之別	50
一、辛棄疾詞中之壯聲	51
二、吳文英詞中之柔音	54

第二章 唐宋詞中的雨聲及其多感性	59
第一節 雨「視聽觸」三感交融美及其在詞中的表現	59
一、雨的視覺美	60
二、雨的聽覺美	62
三、雨的觸覺美	64
第二節 四季聽雨	69
一、杏花春雨	69
二、圓荷夏雨	74
三、芭蕉、梧桐秋雨	81
四、梅雪冬雨	88
第三節 生活聽雨	90
一、漂泊聽雨	91
二、安居聽雨	96
第四節 唐宋詞中雨聲的意境美	102
一、雨聲的冷暖之境	102
二、雨聲的剛柔之境	107
三、雨聲的滄桑與平淡之境	112
第三章 唐宋詞中的鶯聲及其作用	117
第一節 歷代韻文中對鶯聲美的表現	117
一、唐前文學中的鶯聲	118
二、唐宋文學中的鶯聲	120
第二節 唐宋詞中「鶯聲」常見的意象模式	123
一、曉鶯殘月	123
二、鶯聲小院	125
三、柳浪聞鶯	126
四、花外流鶯	129
第三節 鶯聲在唐宋詞中的作用	131
一、鶯聲與春感	131
二、鶯聲與詞境	133
三、鶯聲與嬌慵之美	136
四、鶯聲與歌舞文化	137

第四章 唐宋词中的鵲聲及其文學、文化意味	141
第一節 杜鵑的傳說及其文學意味	141
一、杜宇化鵲	142
二、杜鵑啼血	144
三、杜鵑催歸	146
第二節 唐宋词中「鵲聲」常見的意象模式	149
一、鵲喚催春	149
二、子規叫月	151
三、泣血言歸	154
第三節 鵲聲中的悲劇文化	158
一、春歸之悲	158
二、離別之悲	159
三、身世之悲	160
四、家國之悲	162
第四節 鵲聲中的歷史文化	163
一、歷史盛衰感	164
二、政治功名感	166
三、執著的進取精神	167
第五節 鵲聲中的地域文化	168
一、蜀地意識	169
二、南方意識	171
第五章 唐宋词中的蟬聲和蛩聲及其時令感	175
第一節 文學中的蟬與蛩	175
一、聲外之蟬	176
二、聲外之蛩	180
第二節 唐宋词中的蟬聲與蛩聲	182
一、唐宋词中蟬聲	182
二、唐宋词中的蛩聲	185
三、蟬鳴蛩吟之對比	187
第三節 蟬聲蛩聲中的時令感	194
一、蟬聲之時令感	194

二、蛩聲之時令感·····	198
第四節 蟲兒吟秋三部曲·····	199
一、報秋·····	199
二、驚秋·····	200
三、悲秋·····	202
第六章 唐宋詞中的鼓聲與琴聲及其俗情雅韻··	213
第一節 鼓琴雜論·····	213
一、歷史悠久·····	214
二、雅樂之器·····	214
三、鼓琴之「因革」·····	216
第二節 唐宋詞中鼓琴聲之俗情雅韻·····	222
一、鬧靜之「聲」·····	223
二、雅俗之境·····	226
第三節 唐宋詞中鼓琴聲的雅俗之「變」·····	237
一、鼓聲之雅·····	237
二、琴聲之俗·····	240
第七章 聲音意象在唐宋詞中的作用·····	245
第一節 聲音與情感表達·····	245
一、聞聲動情·····	246
二、以聲寓情·····	247
三、緣情布聲·····	250
四、因聲暢情·····	252
第二節 聲音與詞境塑造·····	254
一、聲音之於詞境的重要性·····	255
二、聲音所營造之詞境·····	258
結語·····	269
參考文獻·····	273
後記·····	291

緒 論

著眼「聲音」，唐宋詞意象研究的新視角

關於意象，可以說是詩詞學研究的傳統話題了。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即有「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註1〕，可見，詩詞意象在詩詞創作中的重要地位。意象，其實就是寓情之「物象」，比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春望》），這花與鳥，寄寓了詩人深厚的感情，就成了重要的文學意象。

自王國維「詞以境界爲最上」〔註2〕（《人間詞話》）之說以來，「意境」、「意象」問題一度成爲詞學界研究的一大熱點。然歷來對意象的研究尚多集中在色彩、畫面、乃至時空場景轉換等視覺感受方面，從「聲音」、「聽覺」這個角度切入的，則相對缺如。事實上，聲音意象同樣重要，也極其特別。它同樣寄託著詞人豐富的情感。如「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蔣捷《虞美人·聽雨》），雨聲中有詞人無盡的人生況味；「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王安石《菩薩蠻》），鶯聲中有詞人悠然閒逸的心境等。並且聲音訴諸人耳，

〔註1〕【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93頁。

〔註2〕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頁。

直達人心，往往能給人強烈的衝擊力和震懾感，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可以想見，驚濤之後的宏大音響效果。聲音還可以增強畫面的動感，如「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辛棄疾《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通過這風雨聲、破紙聲，可以想見風雨吹打松枝、窗紙的動感畫面。與相對「平靜」的視覺感受相類，聲音意象在詞中同樣不可或缺。

詞中存在著各種聲音意象，它們豐富、廣泛、活躍、生動，到處充滿著生命的質感，待有心人仔細聆聽和發掘。

首先，看其豐富性與廣泛性。這其實涉及到聲音的分類問題。蘇軾在其《前赤壁賦》中有段話：

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註3）

而這「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即是自然之聲。風雨雷電、溪泉浪潮，花草樹木、蟲魚鳥獸之聲。「風聲策策，浪濤袞袞，又是新秋」（李曾伯《八聲甘州》）之風聲；「小樓昨夜雨聲渾。春到三分，秋到三分」（張炎《一翦梅》）之雨聲；「風色變，堤草亂，浪花愁。跳珠翻墨，轟雷掣電幾時收」（葛郯《水調歌頭·舟回平望，久之過烏戍、值雨少憩，向晚復晴，再用韻賦二首》）之雷聲；又如「把酒花前欲問溪，問溪何事晚聲悲？名利往來人盡老，誰道？溪聲今古有休時」（黃庭堅《定風波》）之溪聲；「小樓簾卷歌聲歇。幽篁獨處泉鳴咽」（張炎《醉落魄·題趙霞谷所藏吳夢窗親書詞卷》）之泉聲；「巨石巉岩臨積水，波浪轟天聲怒」（曹冠《念奴嬌·賦念奴嬌，洗千載之誣讟，以祛流俗之惑》）之浪聲；「今夜雨，斷送一年殘暑。坐聽潮聲來別浦，明朝何處去」（蘇軾《謁金門·秋感》）之潮聲等等。此自然之聲，不受生命與時空限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在晝夜不息地鳴奏著。

〔註3〕【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6頁。

花草樹木之類的植物，則往往要得風雨之助，「草木之無聲，風擾之鳴」〔註4〕是也。如「無腸可斷聽花雨。沉沉已是三更許」（劉辰翁《青玉案·暮春旅懷》），風雨與花木的合奏，總籠罩著淡淡的傷感。而荷花雨、芭蕉雨、梧桐雨、梧桐風等聲音，在詞中表現的尤其多彩。如「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歐陽修《臨江仙》）；「一聲聲，一更更，窗外芭蕉窗裏燈，此時無限情。夢難成，恨難平，不道愁人不喜聽，空階滴到明」（萬俟詠《長相思·雨》）；「風雨怯殊鄉。梧桐又小窗。甚秋聲、今夜偏長」（張炎《南樓令》）等等。否則，若我們要聽那花開的聲音，則只能借助想像了。

再看鳥獸蟲魚。此中單鳥類，就有說不完的話題。提起鳥，人們在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其聲音之美。儘管許多鳥，其鮮美的羽毛同樣奪人眼目，如白鳥（鶴、鷺等）、黃鳥（鶯）、玄鳥（燕）、丹鳥（鳳凰）、烏鳥（烏鴉）、翡翠等。自然界的鳥聲千變萬化，不可勝計，如「烏鳴啞啞，鸞鳴嚶嚶，鳳鳴啾啾，凰鳴啾啾，雉鳴嚶嚶，雞鳴咿咿，鶯鳴嚶嚶，鵲鳴啾啾，鴨鳴呷呷，鵲鳴啾啾，鵲鳴啾啾」〔註5〕。不僅如此，古人還將不同的鳥聲與情感關涉，如言「鶯以喜囀，鳥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註6〕等。甚至通過鳥鳴聲關涉天氣變化、季節交替，如「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則大風」〔註7〕，「恐鶻隼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屈原《離騷》）等。而唐宋詞中，詞人對鶯聲、燕聲、鷓鴣聲、鵲聲、雞鳴聲等，尤其青睞，如「行傍柳陰聞好語，鶯兒穿過黃金縷」（毛滂《蝶

〔註4〕【唐】韓愈著，屈守元編《韓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464頁。

〔註5〕【春秋】師曠《禽經》，（舊本題師曠著，晉張華注。該書總結了宋以前鳥類知識，當是宋人所著之偽書。）見《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47冊，第678頁。

〔註6〕【春秋】師曠《禽經》，見《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47冊，第677頁。

〔註7〕【春秋】師曠《禽經》，見《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47冊，第678頁。

戀花·寒食》),「巧燕呢喃向人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苦。況是傷心緒」(秦觀《夜遊宮》),「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漸遠不知何杜宇。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人在江南路」(劉辰翁《青玉案·暮春旅懷》),「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蘇軾《沁園春》)等,這些聲音中寄託著詞人的時令之感、情愛之思、家國之情、漂泊之苦,可謂眾鳥齊喧,其感唯有心知。

獸、蟲、魚類,在詞中同樣有表現,如虎嘯龍吟、犬吠馬嘶、蟬鳴蛩吟、蛙喧魚泣等,雖不如善鳴之鳥類多變,然亦各有特色。

與自然之聲相對的是人世之響,又以樂聲和歌聲為著。器樂聲者,如「紅牙雙捧旋排行」(王安中《小重山》),「琵琶撥盡四絃悲」(周邦彥《浣沙溪》);「樓頭鐘鼓變新聲」(王庭珪《江城子》),「公宴凌晨簫鼓沸」(柳永《玉樓春》);「一聲玉磬下星壇」(吳文英《江神子·喜雨上麓翁》),「惻惻笙竽萬籟風」(趙長卿《浣溪沙》);「有塤箎諧律」(劉克莊《滿江紅》)「聽緩敲牙板」(楊無咎《望海潮·上梁帥生辰》)等。國人彈奏樂器,講究八音克諧,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詞中對其聲皆有表現。

又歌舞聲。詩詞中歌姬之熱舞豔歌,與採蓮女的清麗菱唱和漁父的悠揚漁唱千差萬別。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晏幾道《鷓鴣天》),豔麗熱鬧。而「小舟飛棹去如梭。齊唱採菱歌」(蘇軾《畫堂春·寄子由》),「秋色未教飛盡雁,夕陽長是墜疏鐘。又一聲、欸乃過前岩,移釣篷」(吳文英《滿江紅》)等,卻又是另一番清麗悠揚風味。

而賣花聲和搗衣聲,則分別寄託著詞人的春喜與秋恨。如「湖邊柳色漸啼鶯。才聽朝馬動,一巷賣花聲」(劉辰翁《臨江仙·曉晴》),「午夢醒來,小窗人靜,春在賣花聲裏」(王岫《祝英臺近》);又「良人去住邊庭。三載長征。萬家砧杵搗衣聲。坐寒更」(敦煌詞《失調名》),「鶯花見盡當時事,應笑如今。一寸愁心,日日寒蟬夜夜砧」(晏幾道《採桑子》),喜春悲秋之感蘊含在內。

更庸論旅途中的車馬聲、舟船上的搖櫓聲，還有清晨的汲水聲和夜間的滴漏聲，「伊軋征車，徊徨去意」（魏了翁《念奴嬌》），「才聽冬冬疊奏，嘔軋櫓聲齊發」（李流謙《水調歌頭》），「寂寞金井梧桐，漸轆轤伊軋」（陳允平《華胥引》），「欹枕悔聽寒漏，聲聲滴斷愁腸」（李白《清平樂》），這伊伊軋軋、滴滴答答的響動，雖聲響不大，卻往往攪得人愁腸百結。

甚而還有美人玉佩聲、簷底風鈴聲、午後棋聲等，如「神女駕，淩曉風。明月佩，響丁東」（吳文英《滿江紅》），「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金淑柔《浪淘沙·豐城道中》），「清尊伴、人間永日，斷琴和、棋聲竹露冷」（吳文英《尉遲杯》），此類聲音往往叮咚作響，清脆可人。

有時就連天上的步虛聲和地下的鬼嘯聲也隱約可聞。如「步虛聲縹緲，想像思徘徊。曉天歸去路，指蓬萊」（李珣《女冠子》），「彩雲樓閣瑞煙平。雨初晴，月朧明。夜靜天風，吹下步虛聲」（張繼先《江神子》）；又「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弦，黃金鑄出相思淚」（張炎《瑣窗寒》），「門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燈嘯，驚倒世間兒女」（辛棄疾《摸魚兒》），可謂上天入地，無奇不有。

以上種種，共同構成了一個瑰麗的「有聲世界」，然而這並不是聽覺的全部，還有一類「無聲之聲」住在聲音的另一頭有：安靜、寧靜、乃至寂靜，同樣訴諸我們聽感。吳文英、張炎等騷雅派詞人皆喜用「靜」、「無聲」等詞以表達心中的別樣聽感。吳文英且先不提〔註8〕，單看張炎就有《憶舊遊》「幽尋。自來去，對華表千年，天籟無聲」，又《法曲獻仙音·席上聽琵琶有感》「柳古灣頭，記小憐、隔水曾見。聽到無聲，謾贏得、情緒難翦」，「天籟無聲」、「聽到無聲」，是何等飄渺深情。另如「看白鶴無聲，蒼雲息影，物外行藏」（《木蘭花慢·爲靜春賦》），「落雁無聲還有字，一片瀟湘古意」（《清平樂·題平沙

〔註8〕第一章，第四節有專門論述。

落雁圖》)，「湘臯閒立雙清，相看波冷無聲」（《清平樂·題墨仙雙清圖》）等等，多少幽情閒趣，都託這「無聲之聲」，一一化出。

這眾多聲音，遍佈大江南北，巴蜀、江南、塞外等地，每一方區域各有其獨特的風情（註9）。聆聽詞中聲音，同觀看詞中的畫面一樣，給人帶來無與倫比的審美感受。

其次，看其活躍性與生動性。詞中的聲音意象不僅豐富、廣泛，而且極其活躍。聲音訴諸聽覺，故能打破光線的限制，不僅能在白天盡情鳴唱，即便是在晚上，同樣能聽人耳，入人心，造成強烈的藝術效果。許多聲音，在白晝和暗夜，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聽感。

如鳥聲。鳥兒多是清晨起，日暮歸；樂則歡鳴，倦而知返。所謂「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陶淵明《歸鳥詩》）。然而杜鵑就將其特別的聲音奉獻給了夜晚，如陸游《鵲橋仙·夜聞杜鵑》「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啼杜宇」，方岳《滿江紅·和程學諭》「盡月明夜半，杜鵑聲急」，辛棄疾《滿江紅》「蝴蝶不傳千里夢，子規叫斷三更月。聽聲聲、枕上勸人歸，歸難得」。與優美婉轉的晝間鳥啼相比，夜裏的鵑聲，急切、重複且不休不止，擾得人悲苦不已，難以入眠。

又如雨聲。白天，人們面對雨，往往注目於它那飄飄灑灑的姿態，如煙如霧的朦朧意境。如「江南雨，風送滿長川。碧瓦煙昏沉柳岸，紅綃香潤入梅天。飄灑正瀟然」（王琪《望江南·江景》），「絲絲楊柳絲絲雨。春在溟濛處」（蔣捷《虞美人·梳樓》），「花飛飛，絮飛飛，三月江南煙雨時，樓臺春樹迷」（李石《長相思·暮春》）等，那絲絲縷縷的細雨，飄飄灑灑，入了碧瓦紅花，長川樓臺，別有一番朦朧的美感。倘若是夜晚，那滴滴答答，淋淋漓漓的蕭索之聲就更觸人感思了，正是「連昌約略無多柳，第一是、難聽夜雨」（張炎《月下笛》）。夜雨，給人更純粹的聽感。如李清照《添字醜奴兒》「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霖霖。點滴霖霖。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又柳永《尾犯》

〔註9〕詳見本文第一章，第三節「聲音的地域之別」。

「夜雨滴空階，孤館夢回，情緒蕭索」，這夜雨聲，對於那身心漂泊無定的孤客而言，尤其難聽。其它如漏聲、蟲聲、樂聲等，在夜間也別有一番風味，在後文都將有詳細論述〔註10〕，此不贅言。

聲音不僅活躍在現世，還會打破時空的界限，鳴奏在以往，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訴說著歷史的輪迴。如燕聲，王義山《念奴嬌》「倚看斜陽，簷頭燕子，如把興亡說」，又辛棄疾《酒泉子》：「三十六宮花濺淚，春聲何處說興亡？燕雙雙」；又如鷓鴣聲，汪元量《金人捧露盤·越州越王臺》「古時事，今時淚，前人喜，後人哀。正醉裏、歌管成灰。新愁舊恨，一時分付與潮回。鷓鴣啼歇夕陽去，滿地風埃」，又李泳《定風波·感舊》「南去北來愁幾許，登臨懷古欲沾衣。試問越王歌舞地。佳麗。只今惟有鷓鴣啼」；另如，鼓聲、琴聲等，「鼓鞀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汪元量《水龍吟·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這裏不僅時空界限被打破，且歷史的鼓聲與耳畔琴聲「通感」，虛中有實，實中有虛。這些聲音，響徹在歷史相似的場景裏，滿是興亡唏噓之感。

聲音還往往穿梭於現世和夢境之間，訴說著詩人內心的深沉渴望。最有名的數辛棄疾「夢回吹角連營」的《破陣子·為孫同甫賦壯語以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在夢中再現那驚心動魄的塞外之音。無獨有偶，陸游的《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同樣如此。然與辛棄疾詞中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相比，陸游詞更見兩軍對峙時的靜寂與肅殺之氣。更有趣的是辛棄疾的另外一首詞《南鄉子·舟中記夢》「敲枕櫓聲邊。貪聽咿啞聒醉眠。變作笙歌花底去，依然。翠袖盈盈在眼前」。詞人聽著咿啞啞的櫓聲，依枕醉眠，然而在夢中，這櫓聲卻忽而變成了花底笙歌，盈盈翠袖，可謂綺麗。

〔註10〕詳見本文第一章，第一節「聲音的晝夜之別」。

以上都是聲音活躍性的表現，至於生動就更不用說了。詞中聲音有大小、遠近、輕重、緩急、疏密、鬧靜、清脆、嗚咽、婉轉、隱約、蕭颯、飄渺之別，直接訴之於人耳，從而觸發詞人各種悲喜之情。以鶯聲和鵲聲為例，唐宋詞中的鶯聲和鵲聲，往往如冤家一般，是對著來的。在啼鳴時間上，鶯多鳴於白天而鵲多叫於晚上；鶯始啼於早春而鵲啼於春暮；鶯聲婉轉、疏朗而鵲聲急切、重複；鶯不避眾鳥之聲且能以自己婉轉的一鳴「鬧中取靜」，鵲則未能利用周圍環境給它創造的「幽靜」優勢，反而不斷重複著「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最終於「靜中顯鬧」；而聽者也往往「愛鶯聲。怕鵲聲」（周密《江城子·擬蒲江》）。

聲音與畫面之間，聲音與聲音之間往往有合作或合奏效果，從而使詞作的美感更加立體、全面。以雨聲為例，白晝的雨打在滿是碧綠嬌紅的荷花池裏，「風颭池荷雨蓋翻，明珠千萬顆，碎仍圓」（曹冠《小重山》），「嫩綠堪裁紅欲綻，蜻蜓點水魚游畔。一霎雨聲香四散。風颭亂，高低掩映千千萬」（晏殊《漁家傲》），「滿湖高柳搖風，坐看驟雨來湖面。跳珠濺玉，圓荷翻倒，輕鷗驚散」（晁補之《水龍吟·寄留守無愧文》），這裏並不單是雨聲的獨奏，也不僅是雨與荷葉、荷花的合奏，更不僅是風聲、雨聲、池聲、露聲的大合唱，還是與高柳搖風、魚游平湖、蜻蜓點水、圓荷瀉露、跳珠濺玉、明珠碎圓等動人的畫面，甚至是與荷香四溢的美麗場景的密切結合。美，加入了聲音和香味，不再是平面的，而變得鮮活立體起來，更讓人有身臨其境的真切感。

如上，唐宋詞中有如此豐富而動人的聲音，這就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而這些聲音，也確實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這雨聲、鶯聲、鵲聲、蟲聲、樂聲等，彷彿就是一個個精緻的「聽覺內窺鏡」，通過這些聲音，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窺探到詞人豐富情感世界。

表達情感是所有意象的共同作用，聲音意象自然也不例外。如傷春之感，最常見於鶯聲、鵲聲之類的鳥聲中。繪鶯聲者，如蘇軾《木蘭花令·次馬中玉韻》「落花已逐回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